

警

世

通

言

好个道雨狂
似这秀竹狂
不似开明





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毡笠

不是姻緣莫強求

姻緣前定不須憂

任從波浪翻天起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且收成些祖課爲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算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

道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况你又是單傳老
天決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
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
許多悲泣。宋教點頭道：「是方纔扶淚未乾，只聽得坐
落中有人咳嗽，叫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
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
教的外號，宋教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
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
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起得好些水脚銀兩，一個十全
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

父母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此
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聽得是他聲音，連
身走出，各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
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
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
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東西不來，干凈只這件，是
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啓口。宋敦道：「果是寒家所有，
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後並非學，當面不是圖，自鵝黃細布，密針縫，
淨手將來供奉。還愿會裝，真鈿祈神，并襯威密。

名山古剎幾相從，案下爐香浮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于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于宋敦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宋剛，新建陳州娘娘廟于蘇州關門之外，香火甚盛，所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會做得布袱布袋，特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玉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污壞時，一個就賠兩口。」

敦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嫌用靈寶，小兒
亦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
宋敦道布袱布袋，拙荆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
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
郿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于佛堂掛壁上取
下兩副布袱布袋，畱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
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
北門大坂橋下，不嫌怠慢時，喫些兒成素飯，不消帶
米。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阡張定
了。包裏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趕

朱二
三
出北門下船，越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到了，舟泊楓橋，當晚無話，有詩爲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此素食，淨了口手，一對兒黃布袂，歇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于頂上，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剛剛天曉，廟門雖開，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透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疏。

明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
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
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宋敦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
袱布袋交還宋敦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
接客去了宋敦看天色尚早要往婁門趁船回家剛
欲移步聽得墻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矮一
個蘆蓆棚搭在廟垣之側中間臥着個有病的老和
尚懨懨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敦心中不忍停
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管看他則甚
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敦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建菴，沒有施主，搭這個蘆蓆棚兒住下，誦經不輟，這裡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他些錢米，他就把來還了店上的飯錢，不畱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求

敦想道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去也。神天知道便問道此處有棺材店麼？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敦道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鏹匠鋸木。那人道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壽板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轆的在裡面。若要成成的就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道這是頭號足價三兩。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個客官是買來拾與那蘆蕭棚內老和尚做好事的你也有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做好事。

的我也不能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
了未敢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
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垂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
總湊與他還不夠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何
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你只是還要到一
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到罷了說道任從
客便那人喟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却又做
脫身之計你身邊沒有銀子來看則甚說猶未了只
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老和尚可憐半月前
還說得他念經之聲今早為呼了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延陵舊物
一論不遇
是任版後
九月也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尚已死了，他在地府，等眼等你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下覆想道：我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極橋去，劉順泉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況且常言：得債一不揮去，倘別有個主顧，添此價錢，這副棺木不去了，我就失信于此僧了。罷罷，便取出銀子，剛剛一塊，討將來一稱，叫聲慚愧，原來是塊元寶，看時，像少，稱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靴，就的潔白湖袖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額在

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待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筭。陳二郎道：「小店大胆了，莫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宋教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怕煩換些銅錢，以為贖銀。」

崔田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客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裏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出此錢鈔相助。衆人都湊錢去了。宋教又復身到盧席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忍再行含淚而行。到黃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

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而來，身上不穿道袍，
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敦，
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袈裟掛
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
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喚
怪。」宋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
睡到五更，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
合無子，壽數亦止于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
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因緣，願投宅上，爲
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

房裡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嘆嘆不已，正是

種瓜還得瓜

種豈還得豈

勸人行好心

自作還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男，各各長成，有人攬撮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教却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意。那宋金方年六歲，宋教一病不起，高呼哀哉了，自

古道家中百事興，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做不件一
個男子。自從宋敦故後，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里中
欺他孤寡，利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
次賣了，貧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後坐吃山崩，不
上十年，弄得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家
金。只剩得一隻赤手，破房主想逐出屋，無處投奔。且
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
舉人，進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
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
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

卓筭善歸除當日就留于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琴瑟盡鼓催征棹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却說朱金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日做范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平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早了衆人悄悄報家主道宋金小廝家在此寫筭服事老爺還該小心謙遜他全不知禮老爺優待他試過分了與他同坐

同食舟中，還可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舍也要存
個體面。小人們商議，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
纔受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爲非。范舉人是綿
花做的耳朵，就依了衆人言語，喚宋金到船，要他爲
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
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衆茶頭拖拖拽拽，剝的乾乾
淨淨，一領單布衫，趕在岸上。氣得宋金半晌開口不
得。只見橋上紛紛，何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噙着雙淚，
只得迴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學

那兩個古人

伍伯吹簫于吳門

韓王寄食于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時古廟棲身還有一件宋金終是
舊家子弟出身任休十分落泊還存三分骨氣不肯
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
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
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褪

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
缺衣單在北新開開王廟中槽飢受凍出頭不得道
兩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

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二人。宋金睜眼一看，正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叫做劉有才，號順。劉才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走。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挽住，叫道：「你不是宋小官麼？爲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又手告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爲禮了。承老叔垂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刊于河下。劉翁先上船對

劉姬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對
就在船頭上招來小官上船于自身上脫下舊布
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後艙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
男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
小官喫到姬道飯便只有是冷的宜男道有熱茶在
鍋內宜男便將瓦罐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姬便
在厨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
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裡胡亂用些罷宋金接得在
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艙有舊道袍
取下與宋小官帶宜泰取舊道笠看時一邊已日落

開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拔下針線將線處縫了丟在船
篷之上叫道拿蘊笠去帶宋金帶了破蘊笠喚了茶
淘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
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
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以
嗚道個兒郎喚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搓些繩打些
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眼使
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
子正是

在他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媪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體適。日豐腴，凡船戶由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醺，女兒宜

傍劉翁指着女兒對媽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進身之托，奈何？」劉嫗道：「這是我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係般本人才，于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嫗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裡話，他無家無倚，靠着『我船上喫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嫗道：「宋小官是宦家之後，况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看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須不辱了門面。」

兩口兒老來也得所竟。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不
到。媽媽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十
年，昔是個怕婆的，久已看上了朱金，只愁媽媽不肯。
今見媽媽慨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朱金對着媽媽，
面許了他這頭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當，見劉翁
夫婦一回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
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媽，將船駕回
崑山，先與宋小官上頭，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
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襪，粧扮得朱金一發標致。

雖無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媪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內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贊入船上爲婿次日請親作賀一連喚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前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輪流懷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藥不効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念愛女哭泣過哀七情所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看骨露肉消行遲走慢劉翁劉媪初時還指望他病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城三分人

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算也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已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死，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爲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個佳婿，方纔稱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於江北，移船往載，行至沙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但是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小逆風，劉公故

意把舵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開住。却教宋金下水，推舟。宋金手遲脚慢，到公就罵道：「癆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買。宋金自覺慚愧，取了碎刀，拚扎到岸上砍柴去了。烈公乘其未回，把舵用力撐動，撥轉船頭，擲起滿風，批頭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做一捆，露出長長的藤

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
忘了碎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碎刀也插入柴捆
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于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
但見江州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
並無踪影看看紅日西沉情知爲丈人所棄上天無
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于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咽喉
乾悶絕于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
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侶何在此非駐足
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丈人劉分說
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收取微命老僧點

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道理宋
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
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與宋金喫了方纔回
道令岳與相越有何仇隙願聞其詳宋金將入貨船
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僧越懷恨
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昏配今日
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懷恨他人老僧道
聽子所言真忠厚之上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
可治惟清心誦懺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
否宋金道不曾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

長老僧亦
必前生法
信然况全
身難漢投
始則宋金
兩世已非
此猶矣

金剛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
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金原是
陳州娘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
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
和老僧打坐閉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
來身坐荒草坡間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裡金剛
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池
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覺萬慮消釋病體頓然健旺
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
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

着落信步行去，早覺腹中餓餒，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稿，向前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鋤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廟中有大箱入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秦

前生男
陝西來
生原亦
是因

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于岸下修
舵。宋金假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
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爲商道，經于此，爲強賊所劫，叔
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
賊乃遣夥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
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
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
金。又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
遠，多央幾位上岸，擡歸舟中，願以一箱爲謝，必須速
往。萬一賊徒回轉，不惟無及于事，且有禍患。衆人都

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等後生，準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擦一箱，恰好八杠。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于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十餘里，方歇。眾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湊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

面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匙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物都是金玉珍寶之類。你來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積之干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生疑，遷寓于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畱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于南京儀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廳堂園亭，製辦日用家火，極其華整。

不肖得家
吾不忍也
宜春也惟
平日熱心
濟之心所
以終不有
之

門前開張典鋪又制買田庄數處家值數十房出色
管事者千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
他爲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古道居移氣養
移體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
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棗撥轉船
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婦兩口暗暗
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丈夫還在船上煎好
了湯藥叫他喚時連呼不應還道睡着在船頭自要

去喚他，却被母親劈手奪過藥，向江中一潑，罵道：「勞病鬼在那裡！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裡？」母親道：「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恐怕沾染他人，方纔哄他上岸打柴，遂自轉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哭地，叫道：「還我宋郎來！」劉公聽得船內啼哭，走來勸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球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病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如早些開交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換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罷。」宜春道：「爹做的是什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

原是二親上張既做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撒離
是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于無人之
地宋郎今日爲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
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譏謗劉公
道那害癆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處村坊乞食去
了尋之何益况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
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
哭走出船艙就要跳水喜得到媽手快一把拖住宜
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
如此無可奈何准准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

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道
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牌時分。方到
得先前開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丈夫。只見沙
灘上亂柴二捆。作刀一把。認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
這捆柴是宋郎跌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
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回去。走了多時。但
見樹黑山深。杳無人跡。劉公勸他回船。又啼哭了一
夜。第四日黑早。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
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丈
夫何處乞食。况久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柴刀拋棄。

沙崖一定是丸水自盡了，哭了一場，望着江心，又罵，早被劉公攔住，宜春道：「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意，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于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死時，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做爹的寫一招子，于沿江市鎮各處粘帖，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做好事，追薦丈夫做爹。」

的替你川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劉公卽時寫個尋婿的招帖，粘于沿江市鎮墻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卽忙製備頭梳、蓆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做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爲亡夫祈福。劉翁劉姬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敢一此違拗，鬧了數日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個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女

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漸冷了，好勸他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嫗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須是緩緩的偈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過年，在親戚家喫醉了酒，乘其酒興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怎麼除得？劉翁睜着眼道：什麼終身之孝？做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嫗見老兒口重，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殘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靈除孝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機，便啼哭起來。

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帶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婆子罵了幾句劈頭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天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口兒同喫夜飯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畧喫點葷腥何妨待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則娘道既不用葷喫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

到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咽誰置又哀哀的哭
起來連素飯也不喫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
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強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
曰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閨節縮

誓死不宜今石志

拍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
業押得十全了却教管家看守門牆自己帶了三千
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顧了一隻航船逕
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姬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

真去了宋金將銀兩販了布疋轉至儀真下個有名
的主家上貨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還
見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粗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
回到下處向主人王公說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
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卽其女也
吾妾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爲繼室遂于袖中取出
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爲酒資煩老翁純
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
王公接銀歡喜還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
款推劉翁于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

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啓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喪偶將二載，慕令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爲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火小子作伐，望勿見拒。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設亦出錢員外之意，托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諧無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于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劉翁

被女兒幾遍投水唬壞了，只是擗頭畧不統口，酒散各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宋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顧他的船載貨往，上江山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顧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把舖陳行李發下船來，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幾，宋金錦衣貂帽，兩個美童各穿絨絨直身手執燵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做陝西錢員外，不復相識。到底夫妻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船尾窺視，雖不

有疑
待拆還話

便信是丈夫暗賄的，驚怪道：「有七八分廝像，只比那錢員外終上得船，便向船艙說道：『我腹中餓了，要飯喫。』若是冷的，把此熱茶淘來罷。宜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吆喝童僕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開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不可空坐，這幾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你船艙上有一破毬笠，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省事，逕與女兒討那破毬笠，宜春取毬笠付與父親，口中微吟四句：

篋篋雖然破

經如手自繞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聽船後吟詩嘿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毡笠

是夜宜春對翁嫗道船中錢員外疑卽宋郎也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毡笠且而龐相肖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使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言盡乎劉嫗道你當初惟爹娘勸你除孝改嫁勸不

西水求處，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去人。
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劉翁
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
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錢
員外願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爲繼室。我因女兒性
性不會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
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我下半世受用。」劉媽道：
「阿老見得是那錢員外來，領我家船隻，或者其中有
意。阿老明日可往探之。」劉翁道：「我自的道理。次早錢
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毡笠，于船頭上翻覆把

玩劉翁啓口而問道員外看這破毬笠則甚員外道
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
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
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
他說員外喪了孺人已將二載未曾繼娶欲得小女
爲婚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之不得
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
道令妍爲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疥癩之
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船以後
曾山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

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教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郎，我爲你帶了二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墮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姬走進船來，施禮不迭。宋金道：「丈人丈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時，莫再脫賺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

其主母。醞頭翁。姬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異劉姬。叙起女兒。自來不喫。帶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堂隨對翁姬。道。據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思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喚你這杯酒。鄰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兄。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誰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于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姬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賀。又喚

了一日酒來金留家童三人于王店主家發沛取服
自已開船先往南京六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真
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贖此時
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
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
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
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
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却病延年之事說了一
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
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爲南京世富之

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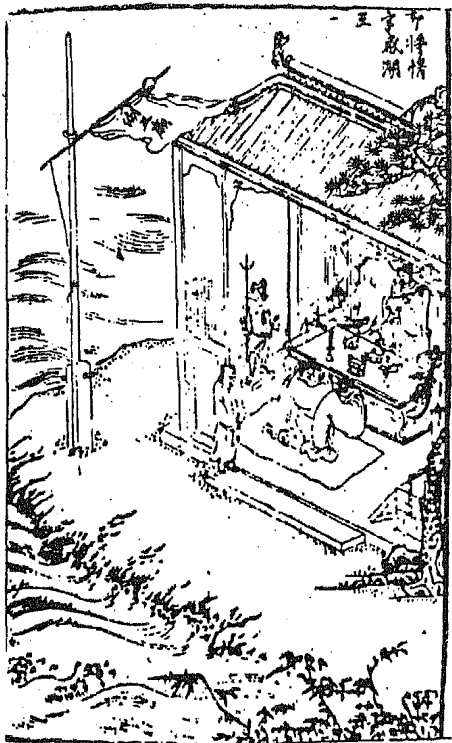
劉老兒爲善不終
金剛經消除災難

宋小官因禍得福
破瓊筮團圓骨肉

月險狂生
不自悔



五
市將情
字成湖



第二十三卷

樂レ小レ舍レ拚レ生レ竟レ偶レ

一名嘉樂
和願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于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着杭州錢塘江湖元來非同小可刻時
定信竝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
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湖

這三絕，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潮，一月兩番，自古喚做羅剎江，爲因風濤險惡，巨浪滔天，常番了船，以此名之。南北兩山，多生虎豹，名爲虎林，後因虎心，化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諱，改名武林，又因江湖險迅，怒濤洶湧，衝害居民，因取名寧海軍，後至唐末五代之間，去那徑山過來，臨安邑人錢寬，生得一子，生時紅光滿室，里人見者，將謂火發，皆往救之，却是他家產下一男，兩足下有青色毛，長寸餘，父母以爲怪物，欲殺之，有外母不肯，乃留之，因此小名嬰，因看看長大，成人身長七尺，有餘，美容貌，有智勇，諱銀，字巨美。

幼年專作私商無賴，因官司緝捕甚緊，乃投禪山法濟禪師躲難。法濟夜聞寺中伽藍云：今夜錢武肅王在此，母令驚動，法濟知他是異人，不敢相留，乃作書薦鏐往蘄州投太守安綬，綬乃用鏐爲帳下都部署。每夜在府中馬院宿歇，時遇炎天酷熱，太守夜起，獨步後園，至馬院邊，只見錢鏐睡在那裏，太守方坐開，只見那正廳背後有一眼枯井，井中走出兩個小鬼來，戲弄錢鏐，却見一個金甲神人把那小鬼一嚇都走了，口稱道：此乃武肅王在此，不得無禮。太守聽罷，大驚，回府中心大異之，以此好生看顧錢鏐。後因

黃巢作亂錢鏐破賊有功僖宗拜爲節度使後遇董昌作亂錢鏐收討平定昭宗封爲吳越國王因杭州是部治得國中寧靜只是地方狹窄更兼長江洶湧心常不悅忽一日有司進到金色鯉魚一尾約長三尺有餘兩目炯炯有光將來作御膳錢王見此魚壯健不恐殺之令畜之池中夜夢一老人來見戴冠傅帶口稱小聖夜來瑤子不肯乘酒醉變作金色鯉魚遊于江岸被人獲之進與大王作御膳謝大王不殺之恩今者小聖特來哀告大王愿王憐憫差人送往江中必當重報錢王應允龍君乃退錢王颯然驚覺

得了一夢，次早升殿，喚左右打起那魚，差人放之江中。當夜又夢龍君謝曰：「感大王再生之恩，將何以報？」小聖龍宮海藏，應有奇珍異寶、夜光珠、盈尺璧、任從大王所欲，卽當奉獻。錢王乃言：「珍寶珠璧非吾願也，惟我國僻處海隅，地方無千里，況兼長江廣潤，波濤洶湧，日夕相衝，使國人常有風波之患，汝能借地一方以廣吾國，是所願也。」龍王曰：「此事甚易，然借則借，當在何日見還？」錢王曰：「五百劫後仍復還之。」龍王曰：「大王來日可鑄鐵柱十二隻，各長一丈二尺，請大士自登舟，小聖使蝦魚聚于水面之上，大王但見處可。」

印下鐵柱一隻其水漸漸自退沙漲爲平地王可登石爲塘其地卽廣也龍君退去錢王驚覺次日令有司鑄造鐵柱十二隻親自登舟於江中看之果見有魚蝦成聚一十二處乃令人以鐵柱沉下去江水自退王乃登岸但見無殺時沙石漲爲平地自富陽山前直至海門舟山爲止錢王大喜乃使石匠于山中鑿石爲板以黃羅木貫穿其中排列成塘因鑿石甚慢乃下令如有軍民人等以新舊石板將船裝來一船換米一船各處卽將船載石板來換米因此砌了江岸石板有餘後方始稱爲錢塘江至大宋高宗南

渡建都錢塘，改名臨安府，稱爲行在，方始人煙輳集，風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樂，亦有木士善議水性之人，手執十幅旗幡，出沒水中，謂之弄潮，果是好，不至有不識水性深淺者，學弄潮，多有被捺了去，壞了性命，臨安府尹得知，累次出榜禁諭，不能革其風俗，有東坡學士看潮一絕爲證。

吳兒生長押濟淵

冒險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破浪變桑田

話說臨安府有一個舊家姓樂名美善，原是賢

福坊安平巷內出身。祖上七輩衣冠。近因家道清乏。後在錢塘門外居住。開個雜色貨舖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稱他爲樂大爺。媽媽安氏。單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撫養。附在間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家有個女兒。小名順娘。少樂和一歲。兩個同學讀書。學中取笑道。你兩個姓名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一對。兩個小兒女知覺漸開。聽這話也自歡喜。遂私下約爲夫婦。這也是一時戲謔。誰知做了後來配合的讖語。正是

如緣本是前生定

曾向蟠桃會裡來

樂和到十二歲時，順娘十一歲。那時樂和回家，願與
深閨女工，各不相見。樂和雖則童年，心中伶俐，常思
順娘情意，不能割捨。又過了三年，時值清明，將進安
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墳，就便遊西湖。原來臨安有這
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携
妾，不擇男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
安三老領着外甥上船，占了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
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開尊
喜將仕家母女二人，和一個丫頭，一個奶娘。三老認
得慌忙作揖，又教外甥來相見了。此時順娘年十四

歲一發表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不見，今日水而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坐，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意，彼此盡知，只恨衆人屬目，不能敘情，船到湖心亭，安三老和一班男客都到亭子上閒步，樂和推腹痛，留在船中，推身與喜大娘攀話，稍稍得與順娘相近，捉空以目送情，彼此意會，少頃衆客下船，又分開了，傍晚各自分散，安三老送外甥回家，樂和一心憶着順娘，題詩一首。

嫩蕊嬌香醉未開

不因蜂蝶自生帶

他年若作扁舟侶

日日西湖一醉回

榮和將此詩題於桃花箋上，摺爲方勝，藏於懷袖，私自進城，到承清巷喜家門首，伺候順娘，無路可通。如此數次，聞說潮王廟有靈，乃私買香燭果品，在潮王面前祈禱，願與喜順娘今生得成鴛侶。拜罷，爐前化紙，偶然方勝從袖中墜地。一陣風捲出，紙錢的火來，燒了，急去搶時，止剩得一個侶字。樂和拾起看了，想道：侶乃雙口之意，此亦吉兆。心下甚喜，忽見碑亭內坐一老者，衣冠古朴，容貌清奇，手中執一團扇，上寫姻緣前定四個字。樂和上前作揖，動問老翁尊姓。答道：老漢姓石，又問道：老翁能弄姻緣之事乎？老者道：

頗能推弄樂和道小子樂和煩老翁一推赤繩繫於
何處老者笑道小舍人年未弱冠如何便想這事樂
和道昔漢武帝爲小兒時聖母抱於膝上問欲得阿
嬌爲妻否帝答言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年無長
續其情一也老者遂問了年月日時在五指上一騎
道小舍人佳眷是熟人不是生人樂和見說得合機
便道不瞞老翁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未知緣法何
如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邊教樂和看井內有緣無
緣便知樂和手把井欄張望但見井內水勢甚大巨
濤洶湧如萬頃相似其明如鏡內立一個美女可十

六七歲紫羅衫赤黃裙綉約可愛仔細認之正是
娘心下又驚又喜却被老者望背後一推剛剛的跌
在那女子身上大叫一聲猛然驚覺乃是一夢雙手
兀自抱定亭柱正是

黃梁猶未熟

一夢到華胥

樂和醜將轉來看亭內石柱其神姓石名現唐時捐
財築壘捍水死後封爲潮王樂和暗想原來夢中所
見不是真神潮王也此世烈終下有九就回家對母
親說要央媒與喜順娘議親那安媽媽是婦道家不
知高低便向樂公攛掇其事樂公道姻親一節須要

門當戶對，我家雖曾有七輩衣冠，見今衰微，經紀營
活，喜將仕名門富室，他的女兒，怕沒有人求，免肯與
我家對，說若央媒往說，反取其笑。樂和見父親不允，
又教母親央求母舅去說，合安三老所言，與樂公一
般。樂和大失所望，背地裡歎了一夜的氣。明早將紙
裱一牌位，上寫親妻喜順娘生位七個字，每日三時
必對而食之。夜間安放枕邊，低喚三聲，然後就寢。每
遇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端午龍舟，八月玩潮，這
幾個勝會，無不刷髮修容，華衣美服，在人叢中挨擠，
只恐順娘出行，僥倖一遇，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兒的。

見樂小舍人年長都來議親爹娘幾遍要應承到是
樂和立意不肯立個誓願直待喜家順娘嫁出之後
方纔放心再圖婚配事有湊巧這裡樂和立誓不娶
那邊順娘却也紅鸞不照天喜未臨高不成低不就
也不曾許得人家光陰似箭倏忽又過了三年樂和
年一十八歲順娘一十七歲了男未有室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和

未卜姻緣事若何

且喜室家俱未定

只須靈鷲肯填河

話分兩頭却說是時南北通和其年有金國使臣高
景山來中國修聘那高景山善會文章朝命宣一個

翰林范學士接作當八月中秋過了，又到十八潮生
日，就城外江邊浙江亭子上，搭綵鋪毬，大排筵宴管
待使臣觀潮陪宴官非止一員，都統司領着水軍乘
戰艦於水面往來，施放五色烟火炮，家家貴戚沿江
搭縛綵幕，綿亘三十餘里，照江如鋪錦相似。市井弄
水者，共有數百人，蹈浪爭雄，出沒遊戲，有踏滾木、木
傀儡、諸般伎藝，但見

江潮鼓浪拍岸移舟，驚濤忽自海門來，怒吼連連
天際出，何異地生銀漢，分明天震春雷，遙觀似江
練飛空，遠聽如千軍馳噪，吳兒勇健，平分白浪弄

洪波漁父輕便出沒江心，嬉好手，果然是想填翠
波隨地滾，千尋雪浪接雲奔。

北朝使臣高景山見了，毛髮皆聳，嗟歎不已，果然寄
觀范學士道相公見此，何不賜一佳作，卽令取過文
房四寶來，高景山謙讓再三，做念奴嬌詞。

雲濤千里，泛今古絕致，東南風物。碧海雲橫初一
線，忽爾雷轟谷壁。萬馬奔天，羣鷺撲地，洶湧飛烟。
雪，吳人勇悍，便競踏浪雄傑。想旗幟紛紜，吳音楚
管，與胡茄俱發。人物江山如許，麗豈信妖氛難滅。
況是行宮，星纏五福，光焰規毫髮。驚看無語，凭欄

姑待明月

高景山題畢滿座皆讚奇才，只有范學士道相公詞
做得甚好，只可惜萬馬從天，羣鷺撲地，將潮比得來
輕了。這潮可比玉龍之勢，學士遂做水調歌頭道是
登臨眺東渚，始覺太虛寬。海天相接，潮生萬里，一
毫端。滔滔怒生雄勢，宛勝玉龍戲水，儘出沒波間。
雪浪翻雲脚，波捲水晶寒。掃方濤，捲圓嶠，大洋
脊。天乘銀漢，壯觀江北，與江南。借問子胥何在，博
望乘槎仙去，知是幾時還。上界銀河窄，流瀉到人
間。

范學士題罷高景山見了大喜道奇哉作作難比萬馬爭馳真是玉龍戲水不題各官盡歡飲酒且說臨安大小戶人家聞得是日朝廷管待北使陳設百戲傾城士女都來觀看樂和打聽得喜家一門也去看潮侵早便粧扮齊整來到錢塘江口楚來楚去找尋喜順娘不着結末來到一個去處真做天間圖畫又叫做團團頭因那裡團團圍轉四面都看見潮頭故名團團頭後人訛傳謂之團魚頭這個所在潮勢洶大多在子弟立脚不牢被潮頭湧下水去又有豁濕了身上衣服的都在下浦橋邊攪擗教乾有人做下

臨江仙一隻單嘲那看潮的

自古錢塘難比看潮人成羣作隊不待中秋相隨
相趣盡往江邊遊戲沙灘畔遠望潮頭不覺侵天
浪起○頭巾如洗聞把衣裳去擠下浦橋邊一似
奈何池畔裸體披頭似鬼人城裡烘好衣裳猶問
幾時起水

樂和到團圓頭尋了一轉不見順娘復身又尋轉來
那時人山人海圍擁着蓆棚綠幕樂和身材卽溜在
人叢裡捱擠進去一步一看行走多時看見一個婦
人走進一個蓆棚裡面去了樂和認得這婦人是喜

此等事
巧

家的姑娘緊步隨後果然將仕一家男女都成個
聚塊的坐下飲酒玩賞樂和不敢十分逼近又不捨
得十分寫遠緊緊的貼着棚而立覷定順娘目不
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樓抱說句話兒那小娘
子擡頭觀看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越前
跟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
不離無由相會一面正是

兩人裹腹事

盡在不言中

却說樂和與喜順娘正在相視恹惶之際忽聽得說
潮來了道猶未絕耳邊如山崩地坼之聲潮頭有數

丈之高，一湧而至，有詩爲證。

銀山萬疊聳鬼鬼

蹴地排空勢若飛

信是千霄竅未開

至今猶自奮神威

那潮頭比往年更大，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幙，衝倒蓆棚。衆人發聲喊，都退後走。順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一時着忙，不知高低，反向前幾步，脚兒把滑不住，溜的滾入波浪之中。

可憐秀閣金閨女

翻做隨波逐浪人

樂和乖覺，約莫潮來，便移身立於高阜去處。心中不捨得，順娘看定蓆棚高叫避水，忽見順娘跌在江灘。

對多情
堪得此
極且且
存此矣

潮王廟
學中人

去了這驚非小。說時，那時快，就順氣跌下去。這一刻，樂和的眼光緊隨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撲通的向水一跳，也隨波而滾。他那裡會水，只是爲情所使，不顧性命。這裡喜將仕夫婦見女兒墜水，慌急了，亂呼救人。救人救得吾女，自有重賞。那順娘穿着紫羅衫、杏黃裙，最好記認。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們，踏着潮頭，如履平地，貪着利物，應聲而往。翻波攪浪去，撈救那紫羅衫、杏黃裙的女子。却說樂和跳下水去，直至水底，全不覺波濤之苦。心下如夢中，似似行到潮王廟中，見燈燭輝煌，香烟繚繞，樂和下拜。

求潮王收。取順娘。度脫水厄。潮王開言道。喜願吾已
收留在此。今交付你去。說罷。小鬼從神帳後。將順娘
送出。樂和拜謝了潮王。領順娘出了廟門。彼此十分
歡喜。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隻手兒緊緊對面相抱。覺
身子或沉或浮。添出水面。那一班弄潮的。看見紫羅
衫杏黃裙。在浪中現出。慌忙去拾。及至托出水面。不
是單。却是雙。四五個人。扛頭扛腳。擡上岸來。對喜將
仕道。且喜連女。督都救起來了。喜公喜母。丫鬟奴娘
都來看時。此時八月天氣。衣服都單薄。兩個臉對臉
胸對胸。交股登。痛且是假抱得緊。分拆不開。叫喚不

醜態尚微煖，一死的模樣，父母慌又慌，苦又苦。正不知什麼意思，故喜家眷屬哭做一堆，眾人爭先來看，都道從古無此奇事。那說樂美善正在家中，有人報他兒子在團魚頭看潮，被潮頭打在江裡去了，慌得一步一跌，直跑到團圍頭來，又聽得人說打撈得一男一女，那女的是喜將仕家小姐，樂公公聞人舉，推入看時，認得是兒子樂和，叫了幾聲，親兒放聲大哭，道：兒呵，你生前不得吹簫，誰知你死後方成。選理枝喜將仕問其緣故，樂公將三年前兒子執意求親，反誓不先娶之言，敘了一遍。喜公喜母到，抱怨。

起來道：你樂門七輩衣冠，也是舊族。況且兩個幼年，會同憲讀書，有此說話，何不早說？如今大家叫喚，若喚得醒時，情願把小女配與令郎，兩家一邊喚女，一邊喚兒，約莫叫喚了半個時辰，漸漸眼開氣續，四肢脫膊，兀自不放。樂公道：我兒快甦醒，將仕公已許下，把順娘配你爲妻了。說猶未畢，只見樂和睜開雙眼，道：岳翁休要言面無信，跳起身來，便向喜公喜母，作揖稱謝。喜小姐隨後甦醒，兩口兒精神如故，清水也不吐一口，喜殺了喜將仕，樂殺了樂人爺，兩家都將乾衣服換了，兩個小橋，回家。次日，到是喜將仕。

大媽來樂家議親願贊樂和爲婿媒人就是安三老
樂家無不應允擇了吉日喜家送些金帛之類笙簫
鼓樂迎取樂和到家成親夫妻恩愛自不必說滿月
後樂和同順娘備了三牲祭禮到潮王廟去衣謝喜
將仕見樂和聰明延名師在家教他讀書後來連科
及第至今臨安說婚媾配合故事還傳喜樂和順四
字有詩爲證

少負情癡長更狂
鍾情若到真深處

却將情字感潮王
生死風波總不妨